



擇善論

導言

一個國家之昔盛今衰，前強後弱，好景不常，安樂易逝。正如一個孔武有力之人，因其種族甚佳，調適得宜；始有其壯健之體魄，活潑之精神，所謂龍象之種，殆即指此。然而假使其先天雖足，後天失調；甚至不善珍攝，日以默慾戕其身體，妄想勞其腦力，體質衰弱，神志不清，奄奄一息，毫無生氣，殆亦失盡人生之樂趣矣！且其又因病急不善擇醫，寒熱亂投，大傷元氣，並使其病入膏肓，莫可救藥，實屬可憐！反之，惟其若能澈底覺悟，痛改前非，不問道於盲，常求靈於己。所謂：「中國人之一切災難，還須用其人之法自救」。不見異而思遷，聞新以捨舊。則其必能反弱為強，起衰振敝，再不呻吟於痛苦之中矣。此為以人喻國，淺而易明，不勞多言，人當領悟。是知若欲重振國威，便須提倡文化，善守其家業，愛護於國命，方不被邪說亂其思想，欲望振諸志氣。且復又必能忠於為國，勇於救民，孜孜不倦，循循善誘；誓欲振興國學，發揚國光，招返國魂，鞏固國基。如此便必今雖潦倒踉蹌，受人訾議，將必發奮圖強，為世尊崇。所謂：「不經幾番寒徹骨，那得梅花撲鼻香」？人之去惡擇善，忍苦耐勞，亦復如是。且尤要者，即在其能先務於本，後齊於末，不諱疾而忌醫，勿短視以忘患。諸如義利之分，邪正之辨，標本之選，體用之擇；皆須分別清楚，慎莫含混，取用得宜，自有功效。是即孔子所謂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。亦佛所謂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於次：

一、義利

昔孔子周遊列國，觀察風俗，目睹其成敗利鈍，興亡盛衰，不一而足，互有得失。乃慨然於義利之分不明，禍患之亂無已；亦人禽之所分，治亂之所出。遂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。發為斯言，警告癡愚。後百餘年，亦有孟子所謂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跖之徒也」。凡此所言，可見思想上之建設，本有善性與惡性之不同，世間及出世之有異。苟不選擇，便必混淆，欲福反禍，即是此因。譬如中華原為以農立國，人口眾多，地質磽瘠，生活自必不易。倘無古聖先賢教以取義忘利之說，守禮行讓之道；令其勤勞克苦，節儉足用，寡慾知足，樂天安命等。則幾何不好逸惡勞，懶惰成性，行險圖倖，

大亂便生？將必不待達爾文之言競爭，馬克斯之說共產，在數千年前，早必大亂不已。此中國雖有如孟子所謂：「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以治禮義哉！」然而實亦未見如其所謂：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」。亦佛所謂刀兵，饑饉，疾疫之三大災，皆為眾生共業所惑；使其滔滔吞噬人類，滾滾化為濁流。何則？蓋中國之文化，得天獨厚，不如西洋之哲學，刻薄寡恩。如佛立不盜之戒，儒說取義之法；所謂：「君子不飲盜泉之水，烈士不受嗟來之食」。與而不取，尚知羞恥，況於爭利，豈不慚愧？是知義之為用甚大，足可喚醒昏迷，度人度己，振奮衆心，福國福民。其與貪圖利益之心相比，只知競爭以逐物，見利而忘義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故今若欲重建思想，立志做人，正本清源，興利除弊，便當於此義利二字，小心有所抉擇也。

二、邪正

夫人之為人，原有所謂正見與邪見，私心及公心。若照佛教言，正見如八正道等，邪見如五利使等；私心如人之四相，公心如四無量心。舉凡學佛之人，皆知所謂：「知苦斷集，慕滅修道」。實不能不以八正正其見，四動勤於身；應發廣大之四無量心——即其所謂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捨心等。然後方可上弘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此正之益也。而邪見即為所謂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等。亦如今之所謂哲學與主義等，說來說去，終不出教人獵取名，追逐財色。所謂教養升木，殆為定評！始有所謂四相——亦即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、壽者相，此邪之害也。是以古代國家之安，皆由於佛法盛行，人民淳樸，五戒常持，十善自守；既無烽火之驚，自得謳歌之樂。所謂貞觀之治，實應歸功於佛也。庸詎知自宋以後，佛教式微，迨及近代，幾已不聞佛名，遑論於法！尤其是自西學東漸以來，人皆競逐於物，罔求於覺；所謂功利主義，前進思想等。更是飛揚跋扈，不可一世，邪還復分邪正，再講道德！此今日之思想紊亂，人慾縱橫，道德墮落，大亂不已，何莫即以此為厲階？是知一國之興，其興必不在於物質，實即在於精神。舉例如堯舜之治，茅茨土階；禹卑宮室，惡衣服。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。皆以求治為心，享受是棄，成其大業，功蓋萬世。幾曾見如今人之揮霍無度，奢侈成性，所謂物質文明，其不引人於邪道者幾希？是即中國大亂之主因，實應加以對症下藥也。故今若欲反亂成治，化危為安，出諸水火，登於衽席，即當於此邪正有所鑑別，方不自害而害人。

惟 悟

三、標 本

且以治世言，有標有本，有權有實；所謂權則治標，實則治本，標得一時之利，本為萬世之謀也。如論語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歟？」又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凡此所引，可見中國教育之方法，皆以治本為急，不得已始治其標。如佛教有所謂五明之法，亦以內明為本；其餘聲明，因明，醫方明，工巧明為末。若在教人之時，雖可單授一法治標，如醫方與工巧明等；但不可忘本，慳情內明不傳，令其容易誤入歧途，所謂捨本而末也。此有人謂：中國今日之教育，雖高標德體智三育，說來頗覺動聽，令人佩服。然若究其實際，除體育有人奪得錦標，堪可為國增光以外！其他如不讀經史，何能知德？高談科學，實無其智。譬如白話文興，古籍便成無用，封建說起，人心即難維繫；甚至今且有人於字欲將其簡化，於經緯使其滅盡。只圖讀寫便利，不問文化毀滅，所謂因小失大，莫此為甚！須知文學固可更改，哲理亦應提高，以免束縛，而求真諦。如佛教之捨平仄音韻以變詩，說無我平等而破法，其旨原在解粘去縛，實非捨精就粗。庸詎知今日之所謂革命，不獨高呼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反對「泥菩薩」。令其無本可據，喪失人性；且又昌言「剷除封建制，建立新家庭」。使其有理由可說，變成禽獸！是則若謂治標治本，兩皆不存，圖強圖富，全無此事，是誠可嘆也！故今若欲一掃此種忘本教育之禍患，便必須仍令學校讀經，士子崇佛；以其所謂「儒以治身，佛以治心」。方可鞏固國家之基礎，求得人民之安樂也。

四、體 用

按佛教常言一切萬物，皆有體相用三者，始能成就其事業，普利於群生。如其所謂體者，即其具有不變之實質為根本。相者，即依於實質所現種種差別之形。用者，即由此而生出因果之諸法。是知一切諸法，雖有體用之不同，善惡之分別；要亦不能不擇善棄惡，取精用宏，始能無害於國家，有益於人民。譬如中國之文化，在一部四庫全書之中，無所不有，無所不包。可謂極盡學說之大觀，亦實為人生問題之寶庫；誠如所謂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也。顧却無奈自有歐風美雨以後，竟經不起戰爭之打擊，經濟之剝削。使一向自傲之民族，忽然竟向金錢而下拜，羞對祖宗以屈膝。屈指纔數十年，居然便將文化摧毀殆盡，宗教破壞無餘；只知有人，不知有我，勿怪其欲說美國之月甚圓，中華之民極賤！所謂：「漢人學得胡兒語，站立城頭罵漢人」。亦老子所謂：「哀莫大於心死」。其此之謂歟！是在今日若尚不取張香濤所謂：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一以保守道德，涵養天性；二以採用科學，利用厚生。則必將令日本人笑其善走極端，

不行中道，雖有一點小聰明，實即真是太糊塗！君不見日本所謂大和之魂，專家之技，竟能成其飛黃騰達，豈不便是體用兼備？此善於謀國者，凡事必先言體，次及於用，未有捨己而耘人，亦無創足以適履。此殆以體若不存，功用亦無；體即忠孝節義，用為聲光電化。幾見無道德之賊徒，亦能變為強國之英雄也？故今若欲排除邪說，安定邦家，便須如孔子之言中庸，佛教之說體用，不偏二邊，常行中道；所謂唯心唯物，是空是色？悟得此理，圓融無礙。方能永固國基，不虞動搖，充實民生，常思愛戴也。

結 論

總之，中國非無聰明睿智之人，可以治理國家，利濟人民；而其難却在於常圖自私，罔明大義。又中國非無高深有益之書，足可安身立命，處世謀生；而其失實在於擱置高閣，無人過問！此今之所謂智識階級，其才本可背誦希臘哲學，世界歷史；而却獨惜不解孔佛文化云何？傳統思想安在？雖拜上帝，實是迷信。亦知科學，原在物慾！是以若遇驚險之事，便必倉惶失措，心胆俱落，置國家於不顧，捨妻子而出奔。欲求其見賢思齊，見危授命，幾何不如對牛彈琴，實未讀過此書，務請原諒！此其過乃在於常讀洋書，僅知唯物，未明佛法，何肯捨死？所謂義利之分未明，便必取利捨義，邪正之辨罔解，亦當從邪棄正。此人但見其忘恩負義，誰知却是教育造成，實應令人痛哭流涕！又如治國無他要訣，培本為先，治標不實，能知其體，始可言用。所謂標本之選不分，自易認權化實，體用之擇弗知，甚難固本培元。此人但見其一蹶不振，豈知實為政策所誤，亦應使人太息不已！是知孔子嘗謂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。此為治標也。又曰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。此為治本也。若以二千餘年來之成績言之，雖其不知佛教之所謂捨惡從善，反迷成覺，厭生死苦，發菩提心之法，實亦可謂雖不中而不遠矣。故今若欲救國家於危亡，拯生靈於塗炭，便須與其革命，何如革心；既欲治國，應先治人。然後方可如淨名經所謂：「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。蓋心為發號施令之中樞，善惡由此而生。倘此不治，亂象必生。此古人嘗謂：「儒治皮膚之疾，道治血脈之疾，佛治骨髓之疾」。若一言以蔽之，即佛始可稱為法王，既有義正，亦得本體；以其言於世出世間之法，小可作聖，大則成佛，實無一人可及也。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

編輯部啟事

本期因發表大專學生應徵文字稿擠，不得已保護動物會專欄及函授學員園地及英文佛學問答，分別展延或暫停一期，諸希諒鑒！有關保護動物專稿，最好短篇勿超過一千字者，或有關圖畫，尤所歡迎！